

西湖舊聞
南渡稗史

六藝書局發行

西湖的圖書

尋常讀此况若臥遊·游湖時得
此可作嚮導 宜各人手一編也

△湖山勝槩彙編

全八冊三元二角

△西湖韻事八種

一冊 四角

△張岱西湖夢尋

一冊 四角

△雪莊西湖漁唱

一冊 六角

△西湖竹枝詞三種

一冊 四角五分

△金牛湖漁唱

西湖雜詠

一冊 三角五分

△西湖遺事古今佳話

一冊 二角五分

△西湖三女士傳

一冊 二角五分

△西湖楹聯新集

一冊 四角

●錢塘故事叢載

全八冊

●西湖舊聞南渡稗史

一冊 三角五分

●西湖詩詞叢話

一冊

●錢塘逸聞軼事

一冊

●湖上三百詠

一冊

●湖壖清波筆記

一冊

●湖山靈秀集

一冊

●觀潮游記

消閑錄

一冊

●杭俗遺風

江鄉節物詩

一冊 五角

南渡稗史

宋康王南渡。奠都杭州。改曰臨安。高宗在位三十六年。禪位于孝宗二十六年。光宗五年。寧宗三十二年。理宗四十一年。度宗九年。少帝立二年。降于元。是爲二王相繼立五年。國始亡。計七帝二王。偏安者一百五十六年。建都於北汴者九帝。一百七十九年。其初興也。始於後周恭帝。顯德七年。恭帝方八歲。及其亡也。終於少帝德祐二年。少帝方六歲。名顯。而德顯二字。竟與得國時符合。周以主幼而失國。宋亦以主幼而失國。周有太后在上。宋亦有太后在上。始終興亡之數。相類如此。

太祖次陳橋驛。從仁和門入。高宗由海道過杭。開縣名仁和。甚喜。曰。此京師門名也。駐蹕之意始此。

高宗。徽宗第九子。母曰顯仁皇后。韋氏。宣和三年。封康王。靖康元年。金人犯汴京。以二帝北去。高宗卽位於應天府。建炎三年二月。幸杭州。陞爲臨安府。四月。幸建業。十月。還臨安。定奠都之策。金人犯臨安。出居越州。次溫州。紹興二年正月。還臨安。在位三十六年。禪於孝宗。退居德壽宮。上尊號曰光堯壽皇太上皇帝。受養二十四年。崩。壽八十一。葬於會稽陵。曰永思。

高宗南幸舟泊岸。執政必登舟朝謁。行於沮洳。則躡芒鞋。宰相呂元直。顧同列戲曰。草履便將爲赤舄。旣而傍舟水深。乃積稻稗以進。參政范覺民曰。稻稗。聊以當沙堤。

高宗好養鵲。鵲躬自飛放。有士人題詩云。鵲飛騰遶帝都。暮收朝放費工夫。何如養個南來鴈。沙漠能傳二帝書。高宗聞之。召見士人。卽命補官。

高宗嘗宴大臣。見張循王俊。持一扇。有玉孩兒扇墜。上識是十年前。往四明。誤墜於水。屢尋不獲。乃詢於張循王。對曰。臣於清河坊舖家賣得。召問舖家。云得於提籃人。復遣根問。回奏云。於候潮門外。陳宅廚娘處買得。又遣問廚娘。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。奏聞。上大悅。以爲失物復還之兆。舖家及提籃人。補校尉。廚娘封孺人。循王賞賜甚厚。

高宗以府治爲行宮。嘗題中和堂詩云。六龍轉淮海。萬騎臨吳津。王者本無外。駕言蘇遠民。瞻彼草木秀。感此瘡痍新。登堂望稽山。懷哉夏禹勤。神功既盛大。後世蒙其仁。願同越句踐。焦思先吾身。艱難務遵養。聖賢有屈伸。高風動君子。屬意種蠡臣。嗟乎有一岳武穆。而不能用。乃顧思材於異代耶。

紹興中。楊存中在建康。旗上畫雙勝連環。謂之二勝環。意取兩宮北還之義。後得美玉。琢爲帽環以進。有一伶在傍。高宗指示之曰。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。伶人跪捧接。諦觀。徐奏曰。可惜二勝環放腦後。高宗爲之改容。

沈才之以弈棋得幸高宗。爲御前祇應。一日在禁與同類奕。上諭之曰。須子細。才之遽曰。當念茲在茲。上怒云。技藝之徒。乃敢對朕弄經語。因命內侍決竹篦二十逐之。

高宗在德壽宮。每進膳。必置匙筯兩副。食前多品。擇取欲食者。以別筯取置一器中。食之必盡。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。吳后嘗問其故。對曰。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。

紹興間。黃公度榜第三人。陳修福建解試。四海想中興之美賦。第五韻隔對云。蔥嶺金隄。不日復廣輪之。大太山玉牒。何時清封禪之塵。時諸郡試卷。多經御覽。高宗親書此聯。黏之殿壁。及唱名上云。卿便是陳修。因誦此聯。凄然出涕。問卿有子否。對曰。臣年六十三歲。尙未娶。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。年二十三。奩具甚厚。時人戲爲之語曰。新人若問郎年幾。四十年前二十三。其年第五人方彞興化人。解試中興。日月可冀賦。一聯云。佇觀僚屬復光司。隸之儀忍死須臾。咸泣山東之詔。亦經御覽。唱名特加一資。高宗漁父詞云。薄晚烟林淡翠。微江邊秋月已明輝。縱遠舵適天機。水底閒雲。片段飛。又云。青草開時。已過船。錦鱗躍處。浪痕圓。竹葉酒。柳花氈。有意沙鷗伴我眠。又云。水涵微影。湛虛明。小笠輕蓑。未易晴明。鏡裏縠紋生。白鷺飛來空外聲。詞致清遠。雖客江湖。擅名一時者。不能及也。

紹興淳熙之間。頗稱康裕。君相縱逸。耽樂湖山。無復新亭之淚。士人林升者。題一絕於旅邸云。山外青山樓外樓。西湖歌舞幾時休。暖風薰得游人醉。把杭州作汴州。又湖南有白塔橋。印賣朝京路。經士庶往臨安者。必買以披閱。有人題一絕云。白塔橋邊賣地經。長亭短驛甚分明。如何祇說臨安路。不數中原有幾程。觀此。則宋時偏安之計。亦可哀矣。是以論者。以西湖爲尤物。比之西施之破吳也。張志道詩。

云。荷。花。桂。子。不。勝。悲。江。介。年。華。憶。昔。時。天。目。山。來。孤。鳳。歇。海。門。潮。去。六。龍。移。賈。充。誤。世。終。無。策。屢。信。哀。時。尚。有。詞。莫。向。中。原。誇。絕。景。西。湖。遺。恨。是。西。施。

思陵妙悟入法。留神古雅。當干戈俶擾之際。訪求法書名畫。不遺餘力。游閒之餘。展玩模榻。不少厭怠。四方獻奉無虛日。又於權場。購北方遺失物。故紹興內府所藏。不減宣政。惜乎鑒定諸人。如曹勛。宋貺。龍大淵。張儉。鄭藻。平協。劉炎。黃冕。魏茂實。任原輩。人品不高。目力苦短。凡經前輩品題者。盡皆折去。故御府所藏。多無題識。源委授受。歲月考訂。邈不可求。爲可恨耳。

高宗既居德壽時。到靈隱冷泉亭間坐。有一行者。奉湯茗甚謹。德壽語之曰。朕觀汝意度。非行者也。本何等。人。其人拜且泣曰。臣本某郡守。得罪監司。誣劾。廢爲庶人。貧無以糊口。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。德壽惻然曰。當爲皇帝言之。數日後再往。則其人尙在。問之。則云未也。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。德壽不笑不言。孝宗再奏。亦不答。太后曰。孩兒好意。招老夫婦。何爲怒耶。德壽默然良久。乃曰。朕老矣。人不聽我言。孝宗益駭。復從太后請其事。德壽乃曰。如某人者。朕已言之而不效。使朕媿見其人。孝宗曰。昨承聖訓。次日卽以諭宰相。宰相謂賊污狼籍。免死已幸。難以復用。然此小事。來日決了。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。德壽始笑而言。明日孝宗再諭宰相。宰相猶執前說。孝宗曰。昨日太上聖怒。朕幾無地縫可入。縱大逆謀反也。須放他。遂盡復原官。予大郡。後數日。德壽再往。其人曰。臣已得恩命。專待陛下。

之來。謝恩而去。

德壽生日。每歲進奉有常數。一日忽減數項。德壽大怒。孝宗皇懼。召宰相虞允文語之。允文曰。臣請見而解之。孝宗曰。朕立待卿回奏。允文到宮上謁。德壽盛氣頌之曰。朕老而不死。爲人所厭。允文曰。皇帝聖孝。本不欲如此。罪在小臣。謂陛下聖壽無疆。生民膏血有限。減生民有限之膏血。益陛下無疆之聖壽。德壽大喜。酌以御醕一杯。因以金酒器賜之。允文回奏。孝宗。孝宗亦大喜。酌酒賜金。如德壽云。

德壽在北內。屬意玩好。孝宗時。時網羅人間。以供怡顏。將舉慶典。市賈攜通天犀帶。因左璫以進。帶十三銙。銙皆正透。有一壽星扶杖立上。得之喜。不復問價。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。賈索十萬緡。旣成矣。有他璫。從賈求金不得。則撻之曰。凡壽星之扶杖者。杖過於人。且詰曲有奇相。今杖直而短。僅至身之半。不祥物也。亟宣視之。如言。遂却之。此語旣聞。遍國中無復售者。

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。乞還兩浙舊疆甚懇。且曰。以好來朝。何故留我。我當遣第三子居之。覺而與鄭后言之。鄭后曰。妾夢亦然。果何祥也。須臾。韋妃報誕。卽高宗也。旣三日。徽宗臨視。抱膝間甚喜。戲妃曰。酷似浙臉也。蓋妃籍雖貫開封。而原占於浙。豈生固有本。而錢王壽八十一。高宗亦壽八十一。以夢讖參之。良不誣矣。

紹興間。和議成。顯仁后韋氏。自北漠將還。欽宗挽其輪。泣曰。第與吾同歸。得爲太乙宮主足矣。他無望於

九哥也。后不能却。爲之誓曰。吾先歸。苟不迎者。有誓吾目。乃升車歸。見高宗。殊無迎復意。后爲之撫然。兩目俱盲。有道士應募入療。金針一撥。左翳脫然。后大喜。請療其右。報當不費。道士笑曰。后以一目視足矣。以一目存誓可也。后惕然起拜曰。吾師聖人也。知吾之隱。設几而留謝之。皆不答。謾曰。太后不相忘。略修靈泉縣。采仙觀足矣。倏忽不見。遂命成都帥王剛中。修朱仙觀。圖其形。儼然當日道士也。宣政極盛時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。無香爲恨。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。列兩行數百枝。焰光香滃。鈞天所無也。建炎紹興。久不進此。章太后旋鑾沙漠。復值稱壽。高宗極天下之養。用宣政故事。然僅列十數炬。太后陽若不聞。上至奉卮。白太后云。此燭頗愜聖意否。太后曰。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。賜諸人閣內亦然。上因太后起更衣。徵謂憲聖曰。如何比得爹爹富貴。

憲聖吳太。后初不以色幸。自南渡以來。至爲天下母。率多魚貫以進。常以疾辭。思陵念其久服勤勞。每欲正六宮之位。屬以太后遠在沙漠。不敢舉行。上嘗語之曰。極知汝相同勞苦。反與後進者齒。朕甚有媿候。姐姐歸。爾其遷矣。憲聖再拜謝曰。大姐姐遠處北方。臣妾缺於定省。每遇天日晴美。賞花宴集。纔一思之。淚從腸下。臣妾誠夢不到此。上亦泣下數行。愈以后爲賢。暨太后回鑾。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。徽宗以憲聖賜上。恐憲聖記微時事。故無援立之意。上侍太后。拜而有請曰。德妃吳氏。服勞滋久。外廷之議。請其宜主中餽。合取姐姐教旨。太后陽語上曰。這事由在爾。而陰實不欲。上遂批付外廷曰。

朕奉太后之命。德妃吳氏可立爲后。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。

孝宗。秀王子。太祖七世孫也。高宗育以爲子。改元隆興。乾道。淳熙。在位二十六年。禪於光宗。退居重華宮。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。又五年崩。壽六十二。陵曰永阜。

孝宗初。與恩平郡王瑋。同養於宮中。孝宗英睿夙成。秦檜憚之。憲聖後亦主瑋。高宗聖意雖有所向。而未決。嘗各賜宮女十人。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。卽爲王言曰。上以試王耳。當謹奉之。王亦以爲然。閱數日。果皆召入。恩平十人皆犯之矣。普安者。完壁也。已而皆竟賜焉。上意遂定。

隆興初。孝宗銳志復古。戒燕安之鳩。躬御鞍馬。以習勞事。時召諸將擊鞠殿中。雖風雨亦張油帟。布沙除地。羣臣以宗廟之重。不宜乘危。交章進諫。弗聽。一日。親按鞠。折旋稍久。馬不勝勦。逸入廡間。簷低觸楣。俠陸驚矚失色。亟奔控馬。已馳過矣。上擁楣垂立。徐扶而下。神采不動。殿下皆稱萬歲。又嘗於宮中。攜漆柱杖。宦官宮妾。莫敢睨視。一日遊後苑。偶忘攜焉。命兩小黃門取之。力曳乃舉。蓋精鐵也。

光堯旣與子孝宗。敬愛日隆。每問安北宮。間及治道。時孝宗銳意大功。新進逢迎。務爲可喜。淳熙中。上益明習國事。老成向用矣。一日朝德壽。謂之曰。天下事不必乘快。要在堅忍。終於有成。上再拜。大書揭於選德殿。比歲貢士。或聞其語。而不明於大對。但卽其近似爲名。或曰持守。或曰要終。至集英傳臚。宰執進讀。獨有一卷。首曰。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。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。上覽而是之。遂爲第一。

高宗、孝宗、在御。每三年大比。下詔前一日。捧詔露香默禱曰。朝廷用人。別無他路。止有科舉。願天生幾個好人。來輔國家。及進殿試策題。臨軒唱名。必三日前。誠禱於天。所以兩朝人才。彬彬有聞。二帝祈天之效也。

木應之名待問。孝宗問之曰。木姓起於何時。罔知所對。上曰。端木。本子貢之姓。其後有木玄虛者。豈去複字之苗裔乎。他日。謂洪邁曰。木待問。乃卿壻乎。以明經擢高第。而不知祖姓所出。卿宜勸之讀書。邁拜謝而出。歎曰。聖主萬機。廣覽如此。爲士可不研博古今耶。

孝宗時。有王過者。蜀人。著雋聲。猶在選調。宰相薦之上殿。孝宗率爾問之曰。李融字若川。何謂。過卽對曰。天地之氣。融而爲川。結而爲山。李融之字若川。如元結之字次山也。上大嘉。詔除翰林院編修。

永嘉甄龍友。滑稽辯捷。名冠一時。嘗遊天竺寺。集詩句贊大士。大書於壁。云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彼美人兮。西方之人兮。孝廟臨幸。一見賞之。詔侍臣物色其人。或以甄姓名聞。且曰。是溫州狂生。用之恐敗俗。上曰。朕自識拔。卿等勿阻也。趣召入見。上問曰。卿名龍友。何義云然。龍友倉猝不知所對。上遂不懌。龍友退。乃思得之曰。陛下爲堯舜之君。故臣得與夔龍爲友。龍友之給捷。而一時懽懽。豈非榮進有數乎。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。進講禹貢闕文疑議疏。說甚詳。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。上頗厭之。宣諭宰執云。六經斷簡。闕疑可也。何必強爲之說。且地理既非親歷。雖聖賢有所不知。朕殊不曉其說。想其治銓曹。亦

如此也。既而補外。

淳熙中，張說頗用事。當都承旨。一日奏欲置酒，延衆侍從。上許之。且曰：「當助汝酒。」說拜謝退。而約客。客至期畢集。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。說殊不平。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。說爲表謝。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。陳良祐獨不至。是違聖意也。既奏上。忽顧小黃門言：「張說會客未散否？」對曰：「彼既取旨召客，當必卜夜。」乃命再賜說大喜。復附奏。臣再速良祐，迄不肯來。漏下數刻，忽報中批：「陳良祐除諫議大夫，坐客正酣暢時，聞之慙然而罷。」

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，尙進素膳。毀瘠特甚。吳夫人者，潛邸舊人也。屢以過損爲言。上堅不從。夫人一日密諭尙食內侍云：「官家食素多時，甚覺清瘦。汝輩可自作商量。」於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，以進。上食之覺爽口。詢所以然。內侍恐甚，以實告。上大怒。皇太后聞之，過宮力解。乃出吳夫人於外。內侍等罷職有差。

孝宗時，上庠試卷。時經御覽。辛丑大旱。七月私試，閔雨有志。平民賦魁士劉大譽，賦中有「商霖未作，相傳說於高宗。漢旱欲蘇，烹弘羊於孝武之句。」時趙溫叔爲相。孝宗遂欲因此罷之。會有詔迎天竺觀音，就明慶寺請禱。有爲詩者曰：「走殺東頭供奉班。」傳宣聖旨到人間。太平宰相堂中坐。天竺觀音卻下山。溫叔聞之，遂乞免。

淳熙中。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。置酒賦詩爲樂。從臣皆和。周益公詩云。一丁扶火德。三合鞏皇基。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。孝宗生於建炎丁未。光宗生於紹興丁卯。故也。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。可謂切當。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。甯宗已在平陽邸。其賀壽詩云。祖堯父舜真千載。禹子湯孫更一家。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。誕辰二世總丁年。蓋祖益公語也。嘉熙乙亥四月。誕皇子。告廟祝文。學士李功甫當筆。內用四柱作一聯云。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。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。蓋時方有蜀捷。其用事可謂中的。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。

淳熙己酉。孝宗退居重華宮。有淨室。終日宴坐其間。幾几惟書籍一部。及筆硯楮墨而已。近璫嘗奏。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。陛下盍時取觀。壽皇云。先帝中興。功德盛大。故宜享此。朕豈敢自比先帝。皆鑱閉不開。

元夕後三日。宣嗣秀王伯圭。宴集於重華宮。伯圭奏。陛下對此良辰美景。亦領畧之否。壽皇云。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。十五日不飲。是夜但鼓琴兩曲。左右報月色甚佳。遂出巡簷賞月。飲湯一盃。至二鼓就寢。太凡飲酒不可連日。令人神思不清。人主沒人道得。若不自禁制。任意恣縱。何所不可。非獨飲酒一事也。

孝宗既退重華宮。羣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。有術者以拆字名歎曰。重華重明。非佳名也。其文皆二千日。

至甲寅而孝宗上升。正合其數。時有跋道僧者。壯不慧。而巧發奇中。甲寅春。召見重華。道僧曰。今日六月也好大雪。侍璫咸笑爲狂。道僧顧曰。爾滿身皆雪。而笑我狂耶。罔測其指。至季夏八日。而至尊厭代。宮中皆縞素焉。

成肅謝皇后。丹陽人。幼孤。鞠於翟氏。因冒姓焉。及長。被選入宮。憲聖太后。以賜普安郡王。封咸安郡夫人。王卽位。進婉容。踰年。進貴妃。成恭皇后崩。中宮虛位。清熙三年。妃侍帝過德壽宮。上皇諭以立后意。尋遣張去爲傳旨。立貴妃爲皇后。復姓謝氏。

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。其一年近五十。素謹愿。中年斷葷。誦經。日於程課。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。其一乃壽皇藩邸人。敏於給侍。每尙食。則就案析治脯脩。多如上意。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。樂禍而喜暴人之私。一日有小宮嬪。微忤上旨。潛求救於尙食。既諾之。而反從之下石。小嬪知之。乃多取紙筆焚之云。我且上訴於天帝也。卽自縊而死。不踰月。兩劉娘子同日而亡。輿尸出閣門。棺斂。初舉尙食之衾。而其首已斷。旋轉於地。視之。則羣蛆叢食。而穢不可近。逮啟看經之衾。則馥香襲人。而面色如生。內人知者。皆稽首云。善惡之報。昭示如此。

光宗孝宗第三子也。改元紹熙。在位五年。初莊文旣薨。孝廟白德壽立光宗。宣璜之夕。德壽故召魏王。燕宿宮中。泊次日歸邸。則儲冊已行矣。魏邸復入見高廟。有緒言曰。翁翁留愷。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。帝

語寒漫戲撫之曰。兒謂官家好做。做時煩惱去。

光宗在鶴禁。意欲內禪。終難發言。數擊鮮於慈福太后。太后疑之。詢近侍曰。大哥屢排當何故。旁則有奏曰。意望孃孃爲趣上耳。后笑。頃之壽皇至東內。從容間語上曰。官家也好早取樂。放下與兒曹。上曰。臣久欲爾。但孩兒尙小。未經歷。故不能卽與之。不爾。則自快活多時矣。后不能強語。光宗曰。吾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。光宗岸幘稟曰。臣髮已白。尙以爲童。則罪過翁翁。后無語。蓋言高廟遜壽皇於盛年也。

慈懿李皇后。安陽人。慶遠軍節度使。贈太尉道之中女。初后生時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。道心異之。遂字后曰鳳娘。道帥湖北。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。乃出諸女拜坦。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。此女當母天下。他日坦言於高宗。遂聘爲恭王妃。乾道四年。生嘉王。妃性妬悍。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。高宗不懌。謂吳后曰。是婦終是將種。吾爲皇甫坦所誤。孝宗亦屢訓后。宜以皇太后爲法。不然行當廢汝。后疑其說出於太后。及太子卽位。冊爲皇后。光宗欲誅宦者。近習皆懼。遂謀離間三宮。會帝得心疾。孝宗購得良藥。欲因帝至宮授之。宦者遂訴於后。曰。太上合藥一丸。俟宮車過卽投藥。萬一不虞。其柰宗社何。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。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。孝宗不許。后曰。妾六禮所聘。嘉王妾親生也。何爲不可。孝宗大怒。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。謂壽皇有廢立意。帝惑之。遂不朝太上。帝嘗宮中浣手。睹宮人手悅之。他日。后遣人送食合於帝。啓之則宮人兩手也。又黃貴妃有寵。因帝郊宿齋宮。后殺之以暴卒。聞是

夕風雨大作。黃壇燭盡滅。不能成禮。帝疾猶是益劇。不視朝。政事多決於后矣。是時帝久不朝太上。中外疑駭。隆興四年九月重明節。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。給事中謝深甫言。父子至親。太上之愛陛下。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。太上春秋高。千秋萬歲。陛下何以見天下。帝感悟。趣命駕朝重華宮。是日百官班列俟。帝出至御屏。后挽留。帝入曰。天寒。官家且飲酒。百僚侍御。相顧莫敢言。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。毋入。隨至屏後。后叱曰。此何地。爾秀才欲斫頭耶。傅良下殿慟哭。后復使人問曰。此何理也。傅良曰。子諫父不聽。則號泣而隨之。后益怒。遂傳旨罷還宮。其後孝宗崩。帝不能親執喪。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。尊后曰太上皇后。上尊號曰壽仁。

先是光宗之未疾也。嘗獨幸聚景園。兩制俱扈從。將進酒於茶麿花下。言者飛章交至。謂太上每幸外苑。必恭請光堯。光宗方怒言者。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。宣勸以賜。會上怒未解。手顫誤觸卮於地。黃門歸奏。遂隱言者之事。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。即大怒碎卮矣。每太上遊幸。官家必有進勸。一日太上奉憲聖。幸東園閱市。而光宗偶忘之。太上左右陰颺雞數十。故使捉之不獲。乃相與大呼曰。今日捉雞不著。蓋臨安以俟人飲食。爲捉雞。以此激太上怒。太上陽不聞。而玉色微變。光宗逾年不朝重華。壽皇居常怏怏。一日登望潮露臺。聞委巷小兒爭鬧。呼趙官家者。壽皇曰。朕呼之尙不至。枉自叫耳。凄然不樂。自此不豫。

光宗既退居。每追計往時成敗。時自曠罵或慟哭。壽仁后輒奏觴解慰之。以是爲常。共閱外事。不欲動其心。然久或知覺。初郊禮成。恭謝回鑾。御樂聲達於內。光宗問何事。后曰。市井爲樂耳。帝怒曰。爾尙欺我。至是耶。揮之以肱。后仆於闌。自是得疾。

壽仁后惑日者之言。有厄於椒殿。別築精室居之。道妝事佛。病革而終。緯翟不得周身。長御欲遷之椒殿。會有怨后者。持鑰不啓。曰。承誰命昇此。相與昇歸。鷄儀及半途。訛傳曰。風皇至矣。皆委之而走。時光宗見崇恍忽。內中以風皇目之。久之知訛傳。方有再至者。乃爲烈日所暴。體色黝然變矣。置之寢宮。人無計致鮑魚於地。又以蓮香最十餅亂其臭。洎事聞於外。梓人進梲。將有小白之泚。葬赤山邢后之側。不久雷震毀敗。人共快云。

寧宗孝宗第二子也。改元慶元。嘉泰開禧。嘉定在位三十二年。崩。陵曰永茂。

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。隨所至。卽張於座側。書戒曰。少飲酒。怕吐。少食生冷。怕肚痛。故每飲不過三爵。宮中行處。却去呵衛。嘗自以補草屨浣油衣爲使。左右至以語激上。上不之聽。嘗學於永嘉陳傅良。導以母作聰明。以亂舊章。故終身不妄更作。龍顏隆準。相者謂之老龍形。

嘉泰中。張巨濟上書寧宗。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。而陛下張樂遊幸。豈履霜之義。寧宗感之。賜轉一秩。由此西湖絕清蹕之聲。御鷁沈之於水。黃洪有詩云。龍舟大半沒西湖。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。

裏棹歌一曲在康衢

楊皇后忘其姓氏。或云會稽人。其母張氏。舊隸德壽樂部。以久次出適於外。隨夫至儀真。僦居長蘆寺前。寺僧善相。謂張氏宜有貴女。勸之仍還行都。一日奏樂。孝宗以爲不諧。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。今皆新習。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。新故參教。上可之。自是張氏復還樂部。時后在姪數月矣。及期乞歸外館。憲聖曰。第令產仙韶院何害。遂誕后。東朝禁中三日洗兒。憲聖臨視。戲祝云。長汝福祿。及吾。自是養於宮中。既久。新樂純熟。所生母與儔侶俱還民間。后在楊才人位下。年十歲。爲則劇孩兒。及長。以琵琶隸慈福宮。舉動無不當。太后意者有嫉之者。適太后入浴。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。因而諧之。太后笑曰。汝輩休驚詫。他日自會服此。寧宗以嘉邸踐祚於東朝。爲重華承嫡主喪。一朝長信。偶酒溢盥手。后奉匱以前。帝悅而洒之。自是得幸。常至上所。久而憲聖知之。幾欲鞭朴。大璫王去。爲力掇之。曰。娘娘當以天下畀孫。一婦人何足惜。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。長信雖少解。然終不恕。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。候駕返南內。卻復之。故后暫居去爲家。而去爲之子瑜。因得幸。及皇陵事畢。楊后復還長信。上眷念殊厚。然莫能得之。韓后既薨。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於東朝。憲聖語曰。乃翁欲吾堂前一人。尙不與之德謙頗黠。則奏臣非不識去就。敢窺數娘娘嬪御。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。臣所私見。蓋以皇后近上升。後宮雜進無序。苟得一人自陛下處。賜與官家。則衆人方帖伏。甚於保愛上躬。爲宗社大計。